

清末百科全書初探*

鍾少華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一 前言
- 二 清末百科全書的由來
- 三 清末百科全書的類型與體例
- 四 清末百科全書的內容特點
- 五 清末百科全書的編者、條目著述者、譯者、序作者
- 六 清末百科全書的歷史意義

一 前言

本文從一個本來不存在的問題講起，即中國清末十幾年間，有百科全書性質的中文書籍嗎？不少人憑印像回答：沒有。其理由是：在中國類書目錄、叢書目錄中沒有反映。近幾十年間，沒見過探索這過領域的論文或著作。北京圖書館綫裝書目錄卡片中，雖有「百科全書總300—320」的導引卡，下面卻沒有此類書名。事實上清末有百科全書，而且有二十餘種。因此這一個問題立即變成一串問題：「這些書是百科全書嗎？」「為什麼過去被忽略？」「為什麼書目中沒有？」「這些中國百科全書有什麼特點？」等等。筆者因受姜椿芳先生的啟發，探索此問題數年。重新發現這些百科全書，相信這僅是清末百科史中的一部分。同時，筆者不能不提到姜先生的意見：「中國過去非但沒有出版過完整的百科全書，而且連百科全書這一名稱也沒有。」¹ 筆者意見恰恰相反：清末出版過一些完整的百科全書，並且有「百科全書」這一名種。

什麼叫做「百科全書性質的中文書籍」？看來需要正名。西方百科全書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早已有人闡明，本文不再重複。而中國古代有出版類書與叢書的傳統，類書與叢書與百科全書有相似而又有不同。日本前輩實籐秀惠博士（1896—1985）生前注意過這些書²。他將「清末新學全書」單立一類，與「一般圖書」區分開。可惜他將以上三種書全

1 見《辭書研究》1980年第四輯，姜椿芳著：《中國第一部百科全書》。

此問題還牽連到目前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前言的第四段文字，也許將來第二版出版時，能夠討論一下。

2 見《實籐文庫目錄》，頁36—42。日本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藏，昭和41年（1966）。

*本文獲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贊助，特此感謝。

混編在一起，缺漏也過多。我們不妨先看看晚清人自己如何認識吧。

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監督嚴復寫道：「百科全書者，西文曰嬰塞骨羅辟氏亞，正譯當曰智環，或云學鄂。蓋以一部之書，苞羅萬有。舉古今宇內凡人倫思想之所及，為學術，為藝能，為天官，為地志，為各國傳人，為宗教神閥。下至草木、禽獸、蟲魚、藥物、器飾、玩好，皆于是書焉。元元本本，殫見浹聞。錄而著之，以資考檢。泱泱浩瀚，靡所不該。唐乎夸乎，真人慧之淵海，而物理之圖樞哉。……學者家置一編，備考覽，則不出戶可以周知天下。上自國家政法兵商之大，下至一名一物之微，皆可以開卷瞭然，究終本始。夫豈特饋貧之糧，益智之囊已哉。惜乎，吾國之圖書集成，徒為充棟之書，而不足媿其利用也。」³

外務部員外郎辜鴻銘寫道：「獨是西學分門別類，各有專科提要鉤原者，莫如類書。類書凡數十種，尤以……百科全書為最備。」⁴

上海約翰書院教學、欽點譯科進士顏惠慶寫道：「百科全書者，……用集政界學界軍界農工商界，暨乎實業美術圖畫歌舞，與凡遊戲運動，一切科學之大成，……方今中國自知貧弱，改官制、廢科舉、立學堂、實行新政，以期馴致於富強，亦既率循泰西學矣。……安見往日之退化，不將於此成為進化也哉。況中國地大物博，靈秀所鍾。既得導師，造就多士。以科學為賢才根柢，以賢才為國家命脈。天荒既破，景遠聿新，又何患富強隆盛，不英國若耶。則夫是書即作中國進化券觀亦可也。……是書條分縷析，為參考科學之類書。……是書與中國類書，類而不類，不類者此為有用，彼為無用。類者同資參考也。」⁵

當時學者能有以上見解，相當不易。他們皆承認西學先進，重視百科全書的作用，承認其內容豐富準確，能夠與中國傳統類書相區別，並且強調了百科全書的使用價值。時過近八十年，目前的見解為：「類書是分門別類匯集前人的著作，百科全書則是用條目的形式，編成一篇一篇的文章，把各種知識、事物、人物原原本本地加以敘述，特別是把最新知識作系統的全面的介紹。」⁶筆者同意這個原則，並據此作如下的解釋：清末十餘年間，已是在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交流甚久之後，亦是在中國科學制度改革前後，產生一批百科全書，是順應世界潮流之事。因為當時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僅是世界民族中一員，絕非唯我獨專，因此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產物和知識，以這種思想指導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百科全書。所謂「百科全書性質」，即不僅是以今日百科全書標準來判斷，而是指在書的內容和形態上，是從中國類書方式或叢書方式過渡到近代百科全書的

3 見《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1—2。該書綫裝一冊，無出版單位與年份，估計為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

文中「嬰塞骨羅辟氏亞」，應為 Encyclopedia 的音譯。

4 見《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3。

5 見《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5—7。

6 見《百科知識》1979年第一期，頁1，姜椿芳著：《為什麼要出〈中國百科全書〉？》代發刊詞。

一些工具書。統在其中，即其下限為西學中學混合的類書，上限為百科全書之意。這些書皆以條目形式編輯而成。內容以西方新知識分類綜合為主，加上中國特有的一些知識組成。其中有幾本書，即使以今天的標準衡量，筆者認為亦是在體例上合格的。條目全面，知識新穎，敘述準確。其中大部頭者可達幾百卷幾百萬言，只是裝訂形式為綫裝。

清未百科書籍之所以會在後來「失踪」，只能作推測的解釋：(1)當時中國傳統的國粹家終究是思想界的多數，他們以保存國粹者自居，反對或輕視西方學術觀念，尤其莫名其妙地歧視自然科學和技術。這曾經成為我們民族的缺陷。他們自然不願宣傳和使用這些書，也會反對別人使用；(2)這些書多數是為新考試制度服務的，當時的新學生大多用來當新敲門磚，並不想深入研究。書本身難讀，編者又多無名之輩，加上當時缺少圖書館，所以這些書散失較快；(3)中國近代是急速變化的時代，天災人禍甚多，許多知識本身亦有時效。辛亥革命以後，青年人唾棄清朝遺物，並且又有新人編輯出新的百科全書，從前的百科全書就難以存留。在原燕京大學圖書館和現在的北京圖書館⁷的藏書中，這些書也僅存少數幾種；(4)中國近代圖書總目錄，從1840年到1949年出版的全部中文圖書，從來沒有個人或集體匯編過。這是我們國家民族的耻辱。我們生活在電腦時代，却缺少基本的實在的基本資料，這就反映了我們文明程度的缺陷；(5)1949年以來，中國近代歷史研究受政治干擾太多，歷史變成政治史加經濟史的變態產物，凡不符規定者難以研究，造成我們研究課題的僵化。近年倡導學術自由，為在歷史科學上趕上時代要求，新思想、新方法與新資料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從由來、類型與體例、內容特點、編者、歷史意義五方面作初步探索，還盼方家指正。

二 清未百科全書的由來

中國傳統類書，自《爾雅》、《皇覽》為開始，已經是一千餘年的事了。後來歷代封建文明變化，統治集團深感文化的總結與連繼的重要，因此往往由皇帝下旨，集一批飽學之士，費幾十年的時光，編集一部大型類書。例如唐朝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一百卷，宋朝李昉等編《太平御覽》一千卷，明朝解縉、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二萬三千九百卷，清朝蔣廷錫等編《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皆是國家級產品。另外尚有許多人編類書，目錄就有千餘種⁸。漸漸形成一個複雜的傳統和獨特的系統。張滌華先生為類書定義曰：「語其義界，凡薈萃成言，衰次故實，兼收衆籍，不主一家，而區以部類，條分件繫，

7 《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僅見數種。此目錄為鄧嗣禹編，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1935年4月一版。

現在的北京圖書館綫裝書目錄卡片中，亦可以查到數種。

8 參見張滌華著：《類書流別》書後所附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修訂版，頁129—145。

利尋檢，掇資采，以待應時取給者，皆是也。」⁹ 這個不主一家的類書羣，作為中國傳統舊文獻的總匯，確是世界文化珍品之一。但是它們本來應當承擔的推廣知識的任務，却完成得不好，原因首先是他們的知識既不夠新，又缺乏數學式的準確，盡管在國學方面考據甚嚴，堆砌之詞不厭其繁，不外乎在經史子集之中打轉，而在科學技術、統計數字，以及日常生活等知識方面則嚴重短缺。這與中國文明傳統直接相關，統治者壓滯生產力發展，網羅知識分子也是為了控制知識發展，束縛農工商的擴大再生產。反映到文化上就是如此，更有甚者，前有秦始皇焚書，後有清朝所謂康乾盛世時期的「英明聖主」用編書來毀滅古籍，都是為了達到其統治愚民的目標。

西方百科全書源遠流長。在中世紀，一些百科全書的編輯無非是為了闡述宗教教義。1559年，第一次使用「百科全書」這個詞於書名上的是德國作家斯卡里茲 (Paul Scalich)。當工業革命掀起後，法國哲學家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 在1751年至1772年主編《狄德羅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詞典》，強調了新的社會知識和科技知識，直接衝擊了這個社會的變革願望與行動，豐富了飛躍進步的基礎。英國的《百科全書》第一版亦在1769年出版。百科全書確實在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制度和形成新的文明體系方面有重要的功勞，它們以知識新且實用、時代性強取勝，在編排上亦由分類排目逐漸改為字母排目。所以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類書與西方百科全書已經有基本不同之處，並且互相不了解。

十九世紀初期，中國還是老樣子，而西方一些國家已脫胎換骨成為帝國主義社會，通過鴉片戰爭，敲開了中國大門。中國人從傳統迷夢中醒過來，還不明白怎麼一回事。看見西方船堅炮利，就自己也買船造炮；看見新機器、洋火、洋車，也都統統購買。這就是「洋務運動」的實質，以為僅有物質上的模仿就可以追上西方，仍不失「天朝」的面子，但是在耗費了驚人的錢財和無數人力，費時幾十年之後，依然沒有追上。並且在甲午戰爭中證明，連日本也跑到中國前面去了，這就引起有頭腦的中國人的深思¹⁰，看來問題在國家體制和人才方面。於是「中體西用」之口號為號召，開始學習西方國家是怎樣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變革，加上大量西方文明的有形、無形物強行擠入中國，造成一個痛苦的融合過程。其中一個環節是維新運動，維新變法是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結合的產物，是造成中國進步急轉彎的一種表現形式。革新者雖然在改變政權方面被頑固派暫時打敗了，但在科學考試制度等改革方面，卻能順應潮流，開闢了人材成長之路。於是，考「洋」進士成了合法的時髦的事情，西方知識和教材成了必需品，西方文明擴大了在中國的影響。此時不印百科全書，更待何時！

9 張滌華著：《類書流別》，頁4。

10 參見王爾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1—94。王先生對當時思想界的狀況有系統的研究和介紹。台灣：華世出版社，1982年三版。

匯編這些百科知識的物質基礎，亦已有幾十年的準備了。早在1855年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醫生編譯《博物新編》三卷，就已是匯集新知識的工具書，其中包括有物理、化學、天文、動物學等內容，附有木刻圖。後來逐漸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其中有外國傳教士、學者和更多的中國學者。他們在清末翻譯出版西方知識的書達數千種之多¹¹。深淺盡管不同，範圍確是籠蓋近代知識的各個方面。中國亦逐漸產生幾個出版新書中心，如江南製造局、廣學會、點石齋、商務印書館等等。這樣對於任何一位百科編者，皆容易得到必要的各類專門知識。這些百科書籍絕大多數在上海出版，自然是因為上海受西方文明影響很早，文化交融的特點鮮明，人才濟濟，經濟發達，容易走在全國前頭。具備以上條件，再加上編者們的努力，一本百科全書就應運而生了。

三 清末百科全書的類型與體例

這些書的形態各異，為便於研究，筆者以條目特點來區分這些百科全書，分為三類。限於篇幅和條件，本文僅選擇各類一部分書作介紹，其他留待日後全面深入探討。

1 過渡型

這是指那些有百科全書形態，而體例不免混有類書、叢書、文編、指南、手冊等特點的書。以下五種書為代表。

《西學啟蒙十六種》 16卷16冊，英國人艾約瑟譯編，光緒22年（1896）年，上海著易書局活版印刷。各卷分為：西學、格致、地志、地理學、地理、格致質、身理、動物、化學、植物、天文、富國養民、辦學、希臘志、羅馬志、歐洲史等十六種。譯者其實是用西方十六本教科書加以編譯，逐條解釋內容，知識自然不差，只是寫法不像西方百科那樣針對條目作解釋。

《西學二十種萃菁》 20卷8冊，張之品著，光緒23年（1897）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各類分為：天文、曆學、地輿、地球、洲島、政治、工程、交涉、出使、民人、學校、武備、商務、禮樂、官廳、教會、格致、測量、汽機、製造等二十種。內容皆西學實用者，但條目混亂，表達不清楚，盡管著者本人曾在國外多年。

《策府統宗》 65卷24冊，劉昌齡編，光緒15年（1889）上海珍藝書局鉛印。各卷分為：經、史、子、集、吏、戶、禮、兵、刑、工、天文、地理等十二部。此書是按傳統為幕僚而編，給他們作對策參考用。內容絕大多數為傳統國學知識，僅在後二部有部分西學知識。書前附有引用書目一千一百餘種，皆國學書目。但是條目清楚，不是類書式的堆砌內容。條目排列無序，寫法尋源訂譌，注明出處。

11 筆者曾經整理過清末中文科技書刊達千餘種，詳情已發表在《歐華學報》第二期上。估計人文知識方面書刊還會更多。

《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 100卷100冊，范迪吉等編譯，光緒29年（1903）上海會文學社出版。編者主要從日本帝國叢書和富山房初級讀物中選出一百部書，將主要內容譯出，按由淺入深三個層次編排：初級十七種，普通二十一種，專門六十二種，達三百餘萬言。嚴格來說，是叢書摘譯匯編。其用心良好，頗為不易。其內容以歷史、地理、政治、法律、商學、哲學、文化、科學、教育、農業等為主。

《新學大叢書》 120卷32冊，飲冰室主人（梁啟超）編，光緒29年（1903）上海積山齋記書局石印。各卷分爲：政法26卷，理財10卷，兵學10卷，文學10卷，哲學8卷，格致16卷，教育14卷，商業14卷，農學8卷，工藝10卷等十綱。該書將幾年的《新民叢報》加以改良編譯而成，看來是大量署名文章或譯文的分類匯編。編排得體，不愧爲一代大師之作。知識切實，有豐富史料價值，印刷亦精良。雖不是標準叢書，亦不是標準百科全書。有小字注，無標點。

2 百科全書型

這是指比較符合近代西方百科標準的書。它們的匯編性較強，知識在當時相當新。條目分類編寫較準確，脫離了與類書含混之處，可以按專業查閱條目。有些書還有插圖。缺點是許多條目的著者與來源不詳，難以查核。各書情況差異亦大。下列六種可作代表。

《時務通考》 31卷20冊，光緒23年（1897），《時務通考續編》，31卷16冊，光緒27年（1901），杞廬主人編，上海點石齋出版。各卷分爲：天算、地輿、公法、約章、使臣、稅則、錢幣、禮制、兵政、律例、工政、鐵路、礦務、電報、郵政、農桑、商務、教務、學校、官制、議院、史學、算學、化學、電學、重學、汽學、聲學、光學、測繪、醫學等三十一類。正編三百餘萬言，續編亦近二百萬言。每一卷有小分類綱目幾條至十幾條，每一綱目下再分條目幾十至幾百條，每一條目標題下爲文字敘述，有句讀，無圖。內容相當豐富，有應用價值。搜集之功不可抹煞，時人曾評其舊，似不妥。

《時務通考》 82卷28冊，陳驥等編，光緒27年（1901）求賢講舍刊。各卷分爲：天文算學10卷，地輿30卷，史8卷，吏4卷，戶5卷，禮8卷，兵10卷，刑2卷，工8卷，商務10卷，總論4卷等十一部。此書大概是陳驥組織求賢書院學生收集資料匯編而成的。內容是西學，但分類標題仍舊，條目數目遠遠少過前述同名書。寫法恐怕不是直接抄錄，而有自己的文章整理，有句讀。

《萬國分類時務大成》 40卷28冊，錢豐輯，光緒27年（1901）上海文盛堂石印。各卷分爲：天文、地理、邦國、國君、官制、官職、選舉、政治、商務、公法、會盟、邦交、文學、武備、礦務、農政、製造、人事、人材、人物、西教、宮室、器具、動物、植物等二十五類。書共分列大綱目一百八十餘條，沒有小條目標題，僅分段而已。無標點，內容尚可。在各專題，盡量分別各國情況來敘述。

《分類時務通纂》 300卷6函48冊，陳昌紳編，光緒28年（1902）上海文瀾書局石印。各卷分爲六類四十二綱，內政類——政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外交類——萬國公法、中外約章、中外使臣、各國邦交、外國政俗、外國史學；理財類——財政、農桑、捐課、商務、稅則、錢幣、電報、郵政；經武類——兵法、武備、陸軍、水師、軍械、地利、地輿；格物類——天算、算學、化學、電學、重學、汽學、聲學、光學；考工類——礦務、鐵道、測繪、醫學、各種工程、各種製造。綱領下分卷，卷下分條目。條目多是官方文件與言論，選擇參差不齊，無標點。條目下有著述人名。

《新輯增圖時務匯通》 108卷32冊，李作棟編，光緒29年（1903）上海崇新書局石印。各卷分爲：天文6卷，地輿8卷，政治14卷，工藝11卷，學校5卷，外交8卷，武備12卷，理財10卷，商務10卷，宗教6卷，礦務8卷，農學8卷等十一門。全書三百餘萬言，有圖一千餘幅，有些圖相當細緻。條目頗爲詳盡，但有編集不勻之感。有些寫得好，有些則不像條目，無標點。

《萬國政治藝學全書》 380卷53冊，朱大文、凌廣颺合編，光緒20—28年（1894—1902）上海鴻文書局石印。1894年出版上編「政治叢考」180卷。各卷分爲：疆域21卷，盛衰12卷，交涉23卷，度支9卷，稅收7卷，幣政6卷，官制7卷，民俗8卷，禮政9卷，刑政9卷，學校6卷，農政6卷，工政10卷，商政12卷，礦政6卷，兵政15卷，船政3卷，鐵路5卷，電報5卷，郵政1卷等二十類。後附文編40卷，爲三百餘篇短文章。1902年出版下篇「藝學叢考」120卷。各卷分爲：算學25卷，化學17卷，電學11卷，氣學7卷，光學6卷，聲學6卷，重學7卷，格物學3卷，天學2卷，地學3卷，身理4卷，動物學2卷，植物學2卷，礦物學4卷，圖學附史學7卷，醫學5卷，兵學5卷，農學3卷，工學2卷，商學5卷等二十類。後附文編40卷，爲一百二十篇短文章。此書條目編寫較好，是一部較好的百科全書。無標點。不少專業開始之卷都有專業書目介紹，在中文書名之下，寫有卷數、冊數、版本、叢書名、某國原著者、某國譯者、述者或編者，還有該書主要內容，並簡評內容的深淺和譯文好壞，真是難得。小條目分得細，解說清楚，有小字注。

3 百科辭典型

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始採用新知識的百科辭典，不同傳統的《康熙字典》等僅就字本身作探源和解釋，也不同於1915年出版的《詞源》。因爲這些百科辭典僅說明詞條意思，並不舉例引用詞條，下列三種書爲代表。

《新爾雅》 1冊，汪榮寶、葉瀾合編，推測在1903年6月以前出版，上海明權社發行。鉛印平裝。目錄分爲：釋政、釋法、釋計、釋羣、釋名、釋幾何、釋天、釋地、釋格致、釋化、釋生理、釋動物、釋植物等十四類。此書無序言後記，無詞條目錄。每一

類下的詞條，是對專用詞的解釋或定義，不知文字來源，內容亦不算多；但較客觀合用，句子還有新式標點，知識新且準確。試看下列二例句：「教育一語。在吾國古訓。教者，效也；育者，養也。拉丁語為 Educere，即造作之意。英、法、德語，皆導源於此，而其意亦同。」「明乎人為社會的生類。個人之意志，即社會之意志，而不得受社會之制裁。因以養成公共的精神，保自己與社會之調和發達者，是謂社會主義教育。」¹²

《博物大詞典》1冊精裝，曾樸、徐念慈合編，光緒33年（1907）上海宏文館鉛印。此書內容有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四科，詞條以中文筆劃多少排列，共有三千二百條左右。說明準確。書後有西文索引、日文索引，從書後廣告所述，此書是編者計劃編集《帝國最新拾大詞典》中的第一部。估計其體例與內容是仿日本辭典方式。詞條也可能自日本譯來，例如「石英」一詞，下注：「礦、英、Quartz、日、セキエフ」，下列石英的理化性質，並介紹七種石英，還有三幅石英結構圖，共佔三頁之多¹³。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5冊綫裝，黃摩西編，宣統3年（1911）7月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此書總類分為：政治、教育、格致、實業四類，下面分為六十三門分類知識，共收詞條11,865條，約60萬字。每一個詞條皆有號碼，並注明分類。其內容廣錄博取，科學概念準確，重視國內外新知識，並反映編者傾向。如在詞條中批評沙俄侵略我國黑龍江流域，稱讚鄒容等。編者不愧為一代人物，留下這部精彩的中國百科辭典。筆者認為不少詞條寫得比後來的《辭源》還好¹⁴。詞條亦有標點，下列一詞為證。

龍 動 十七畫 二一三

吾國理想上之一種動物，相傳能自由變化——與雲佈雨——穿金洞石。或言有目擊者，未知係幻覺否。惟中外記載，皆有龍之名。釋典謂龍有胎卵溼化四生；而研究地質學者，每於地層發見大動物，與所謂龍者相似，故亦以龍名之。特今已絕種，則安知吾國古所謂龍者，不同此例。或退化而失其變化。（西報載船過南洋，有十餘丈之黃色四足蛇隨行數日，安知非即黃龍夾舟故事耶。）故龍有無之問題，尚難解決也。又古者，龍雷並稱，謂雷之作用，亦係由一動物，鷄爪豕首而人身，此則斷不可信矣。¹⁵

12 見《新爾雅》，頁51—52。汪榮寶、葉瀾合編，上海明權社鉛印，1903年以前出版

13 見《博物大辭典》，頁120—123。曾樸、徐念慈合編，上海宏文館鉛印，光緒33年（1907）。

14 參見《百科知識》1983年第三期，頁46—47。筆者曾著文對此書作簡單介紹。

15 見《普通百科新大詞典》補遺，第十五冊，頁29，第213條目。黃摩西編，上海國學扶輪社，宣統3年（1911）。

而1915年出版的《辭源》中「龍」字下，則有十一種解釋，分別為：①舊說謂鱗蟲之長。②喻君上。③喻非常之人。④星宿名。⑤馬名。⑥草名。⑦山之氣勢。⑧姓。⑨與龔同。⑩與寵同。⑪黑白雜色。¹⁶

四 清末百科全書的內容特點

描寫這些中國書的內容，可以用當時的套語「學貫中西，包羅萬象」。此語在當時固然甚佳。今天仔細看看，又有點茫然。東、西知識是怎樣貫穿的？「萬象」又是些什麼？難以捉摸。下面從五方面談談筆者的初步意見。

1 飢不擇食和拿來主義

中華民族封建文明在興旺千餘年後，人們逐漸變成自我感覺麻木的半飢餓狀態，慢慢在消磨民族的活力。本來還會繼續慢慢地消磨下去的，但鴉片戰爭的炮聲，宣告另一種文明闖進了中華帝國。有人在驚訝，有人在抵抗，有人在沉思，也有人在求神保佑。經過幾十年的反感、抗爭、猶豫、思考、試驗之後，很大程度是被動地來吸收西方文明的各個方面。當時中國人並不一定欣賞西方近代文明，但由於長期缺乏新文明營養品，所以盡管有曲折變化，終是「食」的興趣增大：有人埋頭大吃，不管前途；有人慢慢品味，深恐中毒；有人寧死不吃「周粟」。總之，作為整個民族的覺醒來說，已有良好認識，如果再裝模作樣自認「天朝第一」，是實在太難了。連光緒皇帝都說要學「洋」了。何況西方文明的許多形態已近在一些官僚、軍人、市民等人眼前，確實不錯。所以，只要是拿得到，不管是用錢買的，外國人贈送的，自己人帶回來的，總之一吞了之。至於滋味如何？後果如何？還沒有時間去理會。

這一批百科全書的內容充滿以上精神，大多數編者是拿已經進入中國的各種新知識，拼湊成各色飯菜，供中國人朵頤一快。編者各人認識角度不同，亦不一定有編百科全書的思想。因此在拼湊條目與撰寫時，客觀資料加主觀意見，是由各自去表現的。例如張遠孫在《西學二十種萃菁》例言中寫到：「是書專採西學萃菁，講求實際，至於中國如何仿效西法，各執一見，以著論說，言人人殊。坊間所行洋務諸書，大半雜採各論，編集成冊，掠美弋利，殊傷雅道。今乃槩行割愛。」¹⁷其實他選擇條目，亦是「雜採各論」。其中卷十一的學校部藏書節，介紹中外圖書館藏書與使用情況，並有孫維新的一長段文字，談近期翻譯科技書情況，最後寫道：「我華既有此格致諸書，從此練習，精益求精，富強之術即在其中，才能之出不外是道。取西人數十百年之心思智力，一旦而為我用，安見不駕西人而上之乎。」¹⁸此言真有雄心壯志，就是沒辦到，或者不如說太

16 見《辭源》亥集，頁142。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

17 見《西學二十種萃菁》一卷首「例言」。張之品著，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23年（1897）。

18 見《西學二十種萃菁》十一卷，頁18。

天真了。當然，還有更糊塗的編者，例如管斯駿等人編的《西學雕龍》10卷，每一條目是一首歪詩，再加注，如條目「天地球」下寫：「肺狀變如葉，皮堅裹如蔥。氣浮冰海白，火燭火山紅。指示從司日，形成測聚星。二光分晝夜，五帶別寒溫。……王充論衡之辭近遠分其高下，沈括渾儀之議立望判其圓方。故趙爽注周髀定見日於春秋分，而戴震考虞書論極星於冬夏至。」¹⁹這恐怕連當年的太學生讀起來也要昏昏然。這正是消化不良症的反應。固然也有許多消化得成功的例子，說明拿來主義是當時正確的方針，只是如果與日本民族比較的話，拿得還遠遠不夠，拿的方法也笨。

2 知識面寬

知識面寬是所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因為缺少一些新學科，要是對比起西方和日本的著名大百科全書來，中國書的知識面是明顯不足的。儘管許多中國編者已盡了最大力量，用去多年時光，只是他們所搜集的知識終究受許多限制，無法趕上西方。但是，對比國內一般傳統類書和叢書而言，則這些書的知識面是足夠充份了。其具體範圍可參看前面所述各書目錄。中國以前的國學秀才，拘泥於經、史、子、集組成的類書型知識範圍中，偶而能在遣詞造句方面有點超出前人，就已是相當大的成就了。他們難以感到知識面的狹窄與陳舊，難以感到現實生活的進步，難以感到科學的嚴密的新知識。偏偏是他們自封為中國學術的唯一代表。因此，這些百科全書的新知識面，首先就是對近代青年學子進行啓發：原來「子」未曾「曰」的事物還多呢！並且發現這個知識面是由一套邏輯系統組成，各種專業互相關連，而且會發展衍生。因此不能投機取巧，假裝掌握；也不能幻想移栽到國學範圍內，或者企圖使國學、西學互不干擾。而是需要認真學習，幾代人不斷地學習，才會見成效的。當時的學子多數無力深入掌握，導致一知半解和馬虎曲解。因此學以致用的實效尚差，產生過許多笑料，被飽學舊知識的人和無知的人們譏笑。但是歷史證明他們的勇敢探索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時至今日，我們還有展開知識面的問題。

3 科學性強

西學——洋學——新學——科學，在當時中國進行區分，恐怕也會成為一門學問。因為中國文人總喜歡在字義上下功夫，其實這些知識、方法和產品，是同一來源的，即人類文明新財富，只是宣傳者理解不同而造成差異。定名事小，而掌握百科內容本身的科學價值才是決定性的。當時的新學生，即使沒有去過外國，如能認真學習這百科知識，就足以為一代人才的。這些書作為一個時代的文明產物，對於今天的讀者，其價值依然遠遠沒有消失。下面從一些具體學科作一點探索。

19 見《西學雕龍》五卷，頁1—2。管斯駿等編，夢孔山房石印，光緒28年（1902）。

關於政治體制方面，百科全書中有大量介紹，包括歐洲、美洲和日本的國體、人口、內政各方面及各種法律。條目相當多，連年代、數字、國家皆有詳細區分，查閱起來頗為清晰。這比清末頑固派尚不分「洋鬼子」、「大使館」與「國家」的關係，企圖憑藉「義和團」來「滅洋」的愚昧觀念，已經相差千里了。政治內容中往往還有一些議論中國體制改革的見解。有外國人講的，也有中國人講的。他們討論國體，講訓政，講改良，以至講用人或保甲制度等等，倒是切合時弊，但多流於空論。這樣修補已是挽救不了清王朝行將滅亡的命運了。這些書僅給人留下大量史料，例如《時務通考續編》卷三的條目：「國權在於自立」、「認他國為自主之國」²⁰，《新輯增圖時務匯通》卷二十二條目：「中國宜設議院」²¹等。

大清帝國自建立以來，在與西方人的交涉中，一直有不少弊端。因素固多，但也有因不懂交涉的方法而造成的自我困擾。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為列強所迫，簽訂過不少屈辱性條約，在執行過程中更是大吃苦頭。這種情況在百科全書中反映，就是許多關於外交條約、章程之類的條目，包括邦交的禮儀，交涉的權利，使節工作，邊界談判，宣戰求和，尤其中外簽訂的各種條約皆有。其意恐在亡羊補牢，希望以後深入了解，少吃點虧。

經濟新知識亦是重點。中國傳統經濟已經開始破壞，國內統治者需要錢用，但新經濟怎麼攪和怎麼控制，大成問題。道理上自需開源節流，但缺少好辦法，例如稅收怎麼辦？錢幣與本位制怎麼辦？西方財政有何制度？如何與外商做生意？新商約、新商會是什麼形成？中國農業經濟如何改良？如何鼓勵產生新產業？這些內容皆可以在百科全書中找到當時的答案。

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中，體驗到西方「船堅炮利」的軍事實力，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是要具備吸收新的強有力手段的本領，以不斷改善自身。因此在軍事新知識學習方面，從洋務派以來就一直積極進行，僅數清朝後期出版的新軍事專門翻譯書籍，就達三百餘種，居各學科之首。自然在百科全書中的軍事條目亦恐怕是特別多的，諸如各國陸軍狀況，各種武器型號性能和製造，各種戰例，軍隊制度，攻防戰術戰法，後勤訓練，軍事理論，以及屯田民團之類，應有盡有。

中國近代變革，進行得慢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缺乏人才。各個專業，各個層次皆大量缺乏能幹之人。維新運動的發起者體會到這個情況，認為只有辦新式學堂，廢除八股科舉制度，用新教材和新教師，才能系統地大量地培養掌握新知識的人。這種認識與行動是十分正確的，這些百科全書的產生亦受此行動影響。因此內容中新學校建設部分

20 見《時務通考續編》三卷，頁3。杞廬主人編，上海點石齋，光緒27年（1901）。

21 見《新輯增圖時務匯通》二十二卷，頁7。李作棟編，上海：崇新書局石印，光緒29年（1903）。

也就豐富，其中包括介紹西方各國的學校和各種學習制度，辦理新學校的原則和辦法，課程安排，中國應如何開設新學校等，附帶還有文字和翻譯等問題。

西方人文科學知識對於西方發展有着極大影響，可惜近代中國人很遲才注意到，廿世紀初葉才陸續有些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入門介紹。故而百科全書中介紹亦少，只有史學知識較多。

自然科學知識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西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在近代中國傳播多年。從同文館開始已作為專業課學習，一些老師還是外國人，因此百科書中這方面的內容又多又有一定深度。其中天文學方面，中西交流從明末算起已有三百餘年。中西天文學者共同切磋內容甚多，包括天體現象，各種天學理論和儀器，記時曆法等，皆有條目介紹。地學在中國亦頗有傳統，只是遊歷多而記載粗略，畫圖方法落後。近代揉進西方地理學、地質學，得到較快發展，世界各國地理、地球、經濟地理等不用說了，關於中國地理部分尤其詳細，各省的地形、地勢和物產，山川邊界等等，皆有大量說明。至於準確與否，那是後來的事了。格致學、化學、力熱聲光電諸學，是作為有趣的新奇之學，條目相當多，理論少而宣傳多，介紹理化概念、實驗、儀器，以至人物等。算學在中國古已有之，與西方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法不同。近代中西算學的交融，是頗費了一番功夫的，包括算符、橫寫等問題，故而百科中的中西數學知識皆有許多介紹，相當重視其應用。生物學主要作動、植物學的分類知識介紹，也有一些關於進化論、遺傳學的觀點。西醫知識得到中國人的認可，所以亦有介紹。

應用技術在古老中華屬於技藝，長期受到歧視，而在西方的工業革命中是受重視的部分。近代中國人漸漸在現實中認識到技術與生產的重要，從江南製造總局就開始出版一批技術用書。在中國推廣新技術新產業，是上下中外不少人歡迎之事，所百科書中介紹技術甚多。只是由於中國人缺乏機械文明傳統，並且編者多是文人出身，故而介紹依然太粗糙，感嘆多而具體內容不足。最詳細恐怕是鐵路工程技術，以及國內外鐵路情況。當時中國工程師詹天佑已因領導修築京張鐵路成功而受到國內外同行的稱讚。西法開礦當時得到大力提倡，以使用礦產與外國交易，故而介紹條目亦多；另外，關於動力汽機、紡織、市政工程、電燈、電話、電報、自來水、治河工程等等，皆有介紹，不再多敘。

中國以農立國千餘年，但是在近代，農業科學比起西方新的進步亦有落後的方面，例如農作物的品種、農業機械、耕種方法、肥料、工業化養蠶、育林、農業理論等方面，西方已有許多新方法與成果，故而在百科全書有不少農業條目。同時還有多評議中國農業應該如何改良，內容相當不錯。

藝術、文化、風俗方面的條目，主要介紹外國情況，恐怕多是從中國人出國遊歷所寫的遊記中匯選而來，獵奇而又一般化。

4 條目的匯編性、客觀性、準確性

作為新知識的百科全書，條目的取捨與內涵應當是很講究的。西方近代百科興起時，亦以知識分類編目。編者和條目撰寫人同時作了大量工作，學術水準亦高，才使百科成為一門新學問。中國近代百科全書的條目並非約請專家撰寫，而是請幾個人或自己抄寫翻譯而成。只是編者之間互相爭奇鬥勝，書是越編越大越全，條目則由全部抄錄進步到有編者進行文字加工改寫，但這些條目有多大權威性就難說了，也許在當時中國還有一部分的。

這些書的條目匯編性，總的來說是可以的。由於條目來源較多，易於選擇編者所中意者。下面以《時務通考》及其續編前三卷的條目數目作為代表。卷一天算：原始40條，名義55條，儀器21條，測算76條，七曜110條，諸星42條，交食412條，氣朔47條，天算源流考47條，天算書目考55條，日躔44條，曆法40條，象數56條，測圓46條；卷二地輿：地輿總10+5條，亞細亞洲中國沿海200+167條，亞細亞洲183+27條，歐羅巴洲302+15條，阿非利加洲51+1條，亞墨利加洲67+11條，澳大利亞洲2條；卷三公法：總19+12條，主權12+39條，邦交19+49條，盟會23+14條，權利17+73+44條，制律49條，通使26+127條，戰例83+184條，和議13+56條，西國公法家164條²²。

這些書的條目知識的客觀性與準確性，很難籠統的評為好或壞，只能從具體條目來判斷。有些真是上品，有些則很差，而各百科書中多是混雜在一起，無可奈何。例如《新輯增圖時務匯通》第十四卷，為地輿門八卷中之八，其條目如下：「萬國疆域志，論輿地之學，地質考，中國宜重地學說，地圖經緯說，地動說，地圓說，地體渾圓說，地體渾圓辯難，地球形勢說，地理會聚說，自有地輿以來年數考，論地輿無靈，祭地祇論，地形高下說，風水論，天下高山提名，天下大川題名，地中異石考，地中炎熱考，地中烈火考，三江說，佛經須彌山辨，荒島時令，探幽瑣記」²³。這些條目內容，介紹世界近代地理知識十分客觀並且較準確。但不知為什麼，又竄到風水問題，說神道怪，令人疑惑。即如其條目「地動說」，竟然從列子、莊子等人的古代哲學觀念講起，其中又有清楚的哥白尼學說觀點及證明數字，但絲毫不提哥白尼、牛頓等人，卻引了李善蘭幾句話。這完全是由條目撰寫人「撮經籍說以導之」²⁴，雖然很有特色，但客觀與否，尚難判定。相對來說，自然科學知識的客觀與準確程度，皆由當時西方原書來確定，而與中國政治經濟等有關的知識，其客觀性則大成問題。

22 據《時務通考》及《時務通考續編》兩書的前三卷條目數字相加。見此二書卷首目錄。兩書皆紀廬主人編。

23 見《新輯增圖時務匯通》十四卷，頁1。

24 見《新輯增圖時務匯通》十四卷，頁4。

5 中國特色

中國國內情況的知識，在這些百科書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政治、經濟、地學、農業為多，包括官方文件，各種改革建議，各方面的統計數字，直到省、縣地區的經濟、地理狀況。例如《時務通考續編》商務門中，就有中國各洲府土特產條目二百四十餘條。更豐富的條目內容，則反映了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與看法，絕不似鴉片戰爭前拿外國人當作膝不能彎的「鬼子」了，能承認西方許多方面優於中國，問題集中在怎樣能多學習一點。

可惜的是，中國人學習得不夠認真，也不算完美。洋務運動時，學洋務是官方和買辦的事情。維新運動時，變成了知識分子積極學習的事情，官方還要求全國全民來學習，但是統治階層的相當部分已經成為障礙，而且民衆還沒有從義和團的惡夢中弄明白，只是總算知道「減洋」是糊塗事了，轉而希望學點新知識。因為教育環節相當腐朽，所以才有光緒皇帝盼望的改革：廢八股，改試策論，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作為考試內容與預備方向。據統計，在1908年，全國已辦新式學堂47,995所，有學生一百三十萬以上²⁵。那時已有高等學堂多處，如京師大學堂、暨南學堂、德文醫學校、清華學堂、中西大學堂、湖南高等學堂、東吳大學、震旦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中法大學、北洋工學院等。這些百科全書，恰好作為這些學生的參考書。只是多數新學生的學習目標仍然糊塗，學習方法陳舊，往往僅學到新知識的皮毛。清末的維新依靠這些基礎沒打好的人，使得改革的果實變了味。雖然這些百科書籍是因他們而產生，但是這些書的社會價值就很難評估了。

中國舊文化人的思維特點，可從一本《格致精華錄》反映出來。該書編者為著名官僚江標。全書四卷，從目錄看，與前述百科書的目錄無多大區別。其序言是更著名的人物張之洞所寫的，他在跨獎編者之餘，還有一段妙文：「若欲蠲除固疾，力行實政，莫如修明五帝三王治平之道，而不廢格致之學。」²⁶這正是他的「中體西用」思想的精髓，也顯然是編者的意圖。所以幾乎全部條目的內容，旨遵從一個宗旨：不論在自然科學技術的任何一個標題下，竟然全是從中國古書中挖出來的考證之言，以證此乃中華老大帝國古已有之的事物，例如電學、氣船、火輪船、鐵路等等，只不過後來被西人拿去用了而已。江標還在文中寫道：「但當自責以今人之不如古人，正不必自諉於中國之不如外國也。」²⁷江標也是國學大師，居然硬着頭皮去認識西學，這行動不錯。他的目的是「長中

25 見沈灌羣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頁15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一版。

26 見《格致精華錄》序言，頁1。江標編，光緒16年（1890）。

27 見《格致精華錄》四卷，頁27。

江標另外編有《中外經濟政治通考》16卷，也是百科性質的書。

國人志氣，滅洋人的威風」，只是他在違背基本科學知識和亂編歷史，這只有使他成為後人的笑柄。儘管當時他的這本書也有人奉為至寶。

由於社會發展急速，1905年成立了同盟會，標志中國人民開始團結起來，為推翻千年封建帝制而孕育其偉大的力量時，中國百科全書內容也急速發展，強調資產階級民主、法制、自由的內容多起來，強調新科技在中國應用，強調應該多與西方交流，強調必須趕快培養人才等等。這些百科書亦反映了中國人的希望與追求。

五 清末百科全書的編者、條目著述者、譯者、序作者

中國能在二十世紀初葉出版這些百科書籍，除了中西文明交流已達到這種水準外，主要由於編者、條目著述者和譯者的努力。但是今天想介紹這些人卻很困難，原因就是太缺乏資料，這裏僅能作一點初步的分析。

這些書編者中的絕大多數，遠不如政客、官僚、軍人名氣響亮，目前連他們的傳記也難查到，只能間接了解。有的編者是縣丞一類小官，有的是書院教習，有的曾經出過國，有的是書店老板，有的還是學生，身份各異，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是遠不足以上正史的；但是由於他們有共同的特點，而足以在新史留下痕跡。多數編者對西方較有認識，願意為中西交流作一點貢獻，這在當時就已是大膽的有心人；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大批介紹西方文明的資料，即使不通外文，也已有幾百本中文譯書可供剪裁。所以，只要中文尚佳，有決心去編，總是可以成功的。編者在書的「例言」中，幾乎無例外地講到編輯的困難，講翻譯文字、地名、單位的統一問題，講查閱的辦法，很難說編者對於各種專門知識掌握得多麼透徹。所以，編輯的方法應當是與今天作卡片或筆記的方法雷同，也與一些古代文人編書的方法雷同。由一人或幾人，靠手中一枝筆，窮年累月去摘抄，然後按各自的理解去分類，並且決定改寫或不改寫，整理好就可以出版了。從分類目錄可以區別編者的眼力高低，從條目的多少也可以判定編者下功夫的深淺。由於編者多非權勢人物，所以出版也非常容易之事。他們往往要找達官或名人題字作序，鼓吹一番。在上海出版的，往往還需要申報官府批准，換來一紙告示，以保證版權之意。

中國編者的想法各異，頗有特色，錄幾段作例：

杞廬主人自序曰：「有見於泰西之政治，時時隱合三古以來垂治之遺意，其學術更能奪造化之功，爰時取其法而行之，以輔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時務典籍，又為經濟之一大端，而統匯之書缺焉。僕糾合同志，貫串羣言，合為一書，曰《時務通考》，共三十一門。……」²⁸

朱大文、凌廣颺自序：「特是以向所研精八股之人，而驟欲其縱談萬襪，橫議五洲，雖其中未始無博通古今之士，不難出向所學，以應上求，而在鄉曲迂墟，見聞未

28 見《時務通考》首卷序言，頁1。杞廬主人編，上海點石齋石印。光緒23年（1897）。

廣，使無匯集大成之書，以資觀覽，何以籍通曉而便討究。同人有覽於此，因殫數人之力，需數月之久，博採東西新譯諸書，不下數十百種，提要鉤元，旁搜曲證，掇其菁英，去其糠粃，融會貫通，以成一書。」²⁹

陳昌紳自序：「一時政治學問煥然一新，而平日之工墨裁精貼括者，又苦見聞未廣，即廣儲書籍，又苦翻閱太繁。僕自丙戌通籍後，即留心時務，……掌教滬上龍門書院，因思滬上為人材薈萃之區，風氣之所開每較他處為先，僕謬膺講席，更不能空應了事。凡一切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及有關財務之佳卷，類輯成書，而又嫌事類之紛紜也，則先分六類為綱領，每類各有條目。而又嫌條目之繁多也，則於每類之中，又自分為綱領條目。但求便於翻閱，不惜自勤勞，十餘年來，積成三百卷，原為多學而識之功，不敢出而問世也。……」³⁰

李作棟自序：「僕樗櫟自慙，蓬萍鮮托，尋章摘句，困於咕嗶者廿餘年，……旅榭隨地，時務關心，……本乏著作之才，聊師纂修之意。搏土作范，集腋成裘，敢云餉我同人，不過期諸實用。」³¹

編者之中最有思想者，恐怕還是黃摩西，他身為東吳大學教習，與美國教習朝夕相處，又是南社詩人，詩文甚佳；對時務又是滿腔熱血。因此他的書中，知識準確新鮮，文字流暢，充滿激情，在內容的客觀敘述中還有個人明顯的傾向，真是一代人物。他沒有寫自序，但書前有「凡例」與「特色」數條，下列二條供讀者參考：

「凡例一：本書蒐輯一切學語，調查種種專門學書籍為基礎，中外兼賅，百科並蓄，以適用於教員考檢，學子自修為宗旨。」

「特色一：輿地為我舊所隸屬而為人蠶食者，與歷史上交涉曾失敗者，記載特詳，以留國恥之紀念，而動我國民之感情也。」³²

還有外國編者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他因赫德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的介紹，用五年時間編譯成書，為此書作序的有張季直、李鴻章和曾紀澤，都是當世權貴。他在自序中說：「至於代變時遷，一興一革，來今往古，有異有同，倘弗溯其原，更熟悉其委，且欲得奇材於後日，惟務求善教於茲時。邇者中西敦睦，不限舟車，商使互通，無分畛域，故得交相擇購利生致治之書，咸譯以本國文字，籍便披研，善亦借他山之一道也。」³³講得相當中肯。

條目著述者無法作統計，因為很少的百科書中有注明，但不外乎兩類，即外國人和中國人。只是不能認為外國人包攬西學條目，而中國人包攬中國內容。可以說外國人寫

29 見《萬國政治藝學全書》卷首序言，頁1。朱大文、凌廣慶合編，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20—28年（1894—1902）。

30 見《分類時務通纂》首卷自序，頁1。陳昌紳編，上海文瀾書局石印，光緒28年（1902）。

31 見《新輯增圖時務匯通》首卷序，頁1—2。

32 見《普通百科新大詞典》首卷凡例，頁1，特色頁1。

33 見《西學啟蒙十六種》首卷序，頁1。〔英〕艾約瑟編，上海著易書局活版，光緒22年（1896）。

的條目多，因為條目的來源是西學知識。還有當時一些在中國的外國人或團體，例如格致書院和廣學會等，他們收集不少中國各方面的統計數字或介紹資料，發表出來也會被編者收進書中。另外還有一些奇特的條目，即當時關心中國改良的外國人的建議，以及中國官僚申訴新學種種優缺點的條陳，分門別類，別有特色。

譯者的情況與條目著述者差不多，不管是懂中文的外國譯者，或者懂外文的中國譯者，或者外國人中國人合作翻譯，都曾為中西文明交流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很難具體逐一調查清楚。只能肯定其中一定有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偉烈亞力(Wylie Alexander, 1815-1887)、丁韜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itin, 1827-1916)、金楷理(Carl T. Kreyer)、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藤田豐八等外國人的工作成果。他們一定有中國人王韜、徐壽、李善蘭、華蘅芳、杜亞泉、樊炳清、王季烈、李風苞、丁福保、范迪吉、陸厚焜、傅雲龍等先生的協助。他們皆為當時人物，編者當時選他們的譯文，自然覺得他們可信。從翻譯文筆來看，各人高下不同，誤譯、錯譯肯定會有，這是後人不能苛求的。信、達、雅的統一在當時尚非急務，當時急需是多，多多益善。如果譯文都像嚴復、嚴修二位大師的文風，「雅」得難懂，推廣新知識就難辦了。

序作者對於百科全書的聲價關係很大，所以在序作者中能看到當時許多名流。這裏有狀元張謇、直隸總督李鴻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曾紀澤、學部侍郎嚴修、軍機大臣張之洞、翰林院編修俞樾、代理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河道總督吳大澂、滬杭鐵路總理湯壽潛、湘中學政江標等人，他們的知名度遠遠超過編者，有權有勢也有見識。他們所寫的序言，往往是用原筆跡製版而成的，這更增添了其歷史價值。這些序言的內容，大體上是同一個程式，開始是對時代變遷的感嘆，講中國當時所處的危險局面，講西學應對中國有所幫助，由於皇上的鼓勵和科舉制的變革，恰當其時，現在某某人，不辭苦勞，編成此百科全書，恰可為應世之寶。很是讚美之後，預祝學習必成，挽救民族於危險之中。下列二人部分序言，可謂難得：

張謇序《西學啓蒙十六種》道：「是書盛行我中土，才智聰明之士，必不憚殫厥精能，以求造乎其極，庶幾富強之術，不讓泰西獨步。倘終安其日用行習之常，而以渾噩沕穆為足尚者，又豈今日諸君譯刻是書之意也哉。」³⁴

嚴修序《普通百科新大詞典》道：「朝廷銳意改弦，以圖自振，朝暮條教，皆殊舊觀，聞見睟胎，莫知的義。其尤害者，意自為說，矜為既知，稗販傳訛，遂成故實，生心害政，詖遁邪淫，然則名詞之弗甄，其中於人事者，非細故也。……」³⁵

34 見《西學啓蒙十六種》首卷序，頁1。

35 見《普通百科新大詞典》首卷序，頁4-5。

六 清末百科全書的歷史意義

以上所述，僅是初探，雖不能將這些書的全部目錄寫出，但是其歷史價值已經顯現。這些書不像廿世紀初葉紫禁城中珍寶那樣有「國寶」待遇，但是帝后手頭賞玩的寶貝，在當時雖然沒有文化交流的意義，沒有進步的作用，沒有時代之寶的功能，卻是封建權力與愚蠢的像徵。只有真正從時代發展需要而奮鬥的痕跡，是正確方向的腳印，其在民族歷史上也就是一寶。我們今天不應厚此薄彼，而應多關心促進文明發展的諸方面，下面略談三點個人淺陋之見。

1 中國文明新階段的珍寶

中國封建文明已經綿綿不斷千餘年了，在行將崩潰的前夕，中國是處在特殊的環境之中。一方面是西方文明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展現在中國人面前，客觀要求中國變革；而關鍵的另一方面，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傳統內涵已經嚴重防礙自己的快速前進。物質生活不單談不上豐富，而且使億萬勞動者長年掙扎在基本生活的水準綫間。以簡陋的初級農生產方式維持着宗族系統。清末產生新工業是在缺乏工業概念的地方強辦起來的，雖有幾百家之多，投資一億六千萬元，但僅合農業投資百分之六、七³⁶。幾十萬名新工人還多是農民意識，還缺乏機械文明的認識。至於買辦階層，在1900年已達二萬人，他們的收入已與外人在華投資的數目差不多。在精神方面，皇權、族權和神權，也早因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搖搖欲墮。以至於掌大權的慈禧后，也不得不通過皇帝發表企圖改革的「上諭」，其中寫有：「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更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滅。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³⁷這些統治者只是不明白一點，他們自己正是誤國誤民的代表，而且也是他們所痛斥的庸人的代表。先進的資產階級改革家的矛頭已經直指封建統治者，改革家所依靠的兩支主要力量，也恰是統治者原來企圖維護統治的新力量，這就是改革科舉而產生的新知識分子集團，以及改革八旗軍隊而產生的新軍。關於知識分子集團的情況、動向和分析，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五、七兩章已經有精辟的敘述。書中談到他們在辦學堂、辦學會和辦報紙三方面的成就，作為「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³⁸的證明，至為有理。只是可惜缺乏第四方面即本文所介紹的百科全書的產生與效果。中國人在當時已經在翻譯了大量西

36 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頁464。中國歷史研究所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一版。

37 見《大清德宗實錄》卷481，頁4。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頁424。

38 見《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頁372。此書第五章作者為張灝教授，第七章作者為市古宙三教授。

學書籍的基礎上，融匯出如此豐富的百科知識，是中國必然變革的一種準備，其珍貴的價值是不能忽視的。並且，為這些書盡力的人們可能沒有狄德羅的才幹，但是他們為當時為歷史流的汗水是光榮的，我們對於這個時代，對這些普通中國人的工作的認識尚為不足。

2 中西文明交流的果實

近代中西文明交流是在大範圍展開的，內容幾乎籠蓋近代知識諸元。其交流層次總的來說並不平衡，西學東漸遠多過東學西漸。其數量亦越來越大幅度增加。其交流的形式則多種多樣，有書齋中靜靜地討論，有刀槍相見的戰鬥，有中國人外出學回來，有外國人來華傳授，有經濟交流，也有文化交流。這些百科全書的內容，正是這些交流的果實之一。透過這些書籍，正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曾經經歷的急速變化的一個時代。

中西百科全書本身的交流。當時發生過一次，起因是在當時的《大英百科全書》英文版，已成為三萬餘頁三十五冊的巨著。此書由倫敦泰晤士報社主持，組織撰稿人二千一百餘人，耗資百萬元，費時數年，編成此書，有條目二萬六千條以上，地圖版圖六百一十四幅，其他各圖一萬一千四百幅。按照交流的經濟規律，其書已在英國及其殖民地售出六萬餘部，也已在日本銷售五千部左右。為了在中國受到關注，該報社運書至中國，委托商務印書館代為銷售，為此大作廣告與請人宣傳，書是半價出售，還可以分期納款，真是費盡心力。可惜中國人當時看得懂英文而又有一筆款去買書的人實在太少了，結果是僅見該書局一個啓示：「本館半價售此貴重之書，斷難經久，而中華人士得趁此非常之機，購取此書，已有數百人。茲議定於西十一月十五日，即華十月初十日，截止不再展期。」³⁹同是一部有價值的百科全書，在日本與中國的出售數字，竟然相差十倍左右，這恐怕會出乎倫敦書商的預料。中國人口當時十倍於日本，日本經濟略好過中國，中國文人的經濟文化條件可能還好一點，但居然如此多的人不識此寶書，原因恐怕需要從多方面去查找。

3 改革的基礎與加速度問題

我們過去講改革，往往喜歡講改革的方向與目標，偶而再講點方向，很少注意討論改革的基礎，更少注意改革的加速度和控制問題。近代中國史中，不少名人愛用「迎頭趕上」這句豪語，以示中國人追趕西方的決心，但此語缺乏基礎，因為迎頭就只有跳躍，跳躍就必須腳踏實地，不然就易陷入泥潭。

39 見《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16。

注意這些百科全書內容，正好注視了清末改革的知識基礎，不管是保皇黨、是改良派、是革命黨，對知識本身是沒有太大的矛盾的。他們積累或吸收這些知識的目的不同，新知識成為改革各派的共同出發點。只是他們對於推廣新知識到全民族的艱巨任務承擔過少，當時多數地區與民衆還是被舊知識所包圍，無力自拔。這個民族知識基礎的新與舊、科學或非科學，對於改革是有很大影響的。

中華民族前進幾千年後，有如一只巨大輪子，已經緩慢地滾動，如果要調整其方向，克服其傳統慣性，那需要極為巨大的力量，需要整個民族從精神到物質都作一定的準備。如果鴉片戰爭算是一次訊號，那麼，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就都是中國人開始轉變輪子方向的嘗試。一次又一次，經過幾十年時光，花費幾代人心血，到二十世紀初期，在義和團失敗後，維新運動卻取得一定的成功，輪子總算向新方向滾動了。這些百科全書正是向新方向前進的痕跡，書中容納當時人類文明的成果，號召中國人學習，以作新基礎。只是當時中國處於不利的時刻，內外壓力過大，保守的掌權派還自認相當開明之時，衆多的革命派已決定選擇西方民主主義道路，發表許多言論和出版書刊，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和加速度過程。各種集團擁擠着來表現自己的意願，越來越開明、自由和發展。後來終於有辛亥革命，使中華民族跟上了世界民族前進的步伐。所以，正是由於這些百科書中所表達的思想與內容，促進了當時中國的發展；但是也正是這發展，將這些書丟到了時代之後，以至後人也一時查找不清這些書。因加速而湮沒了自身，這在歷史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不注意這種加速度的特點。

當時卻有人感受到這加速度。辜鴻生寫過一件事：「五台徐松龕中丞著《瀛環志略》，述西洋形勢，一時士大夫莫不譁然驚異。曾文正公致左季高書有云：『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⁴⁰而李鴻章的《西學啓蒙十六種·序》寫道：「同治初，同文館教習丁君韞良成《格致入門》一書，五台徐侍郎驚爲聞所未聞，使及見此，更不知若何嘆賞矣。」⁴¹從1848年出版的《瀛環志略》，到1891年的《格致入門》，到1896年的《西學啓蒙十六種》，不到半個世紀，一位先進者就大有成爲落後者的危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筆者認爲好極了，這才是歷史。無怪乎顏惠慶會說：「是書即作中國進化券觀亦可也。」⁴²

40 見《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3。

41 見《西學啓蒙十六種》首卷李鴻章序，頁1。

42 同注5。

附錄

本文所引中文百科書籍目錄

- (一)《西學啓蒙十六種》，16卷16冊，[英]艾約瑟譯編，光緒22年（1896），上海著易書局活版。
- (二)《西學二十種萃菁》，20卷8冊，張之品著，光緒23年（1897），上海鴻文書局石印。
- (三)《策府統宗》，65卷24冊，劉昌齡編，光緒15年（1889），上海珍藝書局鉛印。
- (四)《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100卷100冊，范迪吉等編譯，光緒29年（1903），上海會文學社。
- (五)《新學大叢書》，120卷32冊，飲冰室主人編，光緒29年（1903），上海積山喬記書局石印。
- (六)《時務通考》，31卷20冊，杞廬主人編，光緒27年（1901），上海點石齋。
- (七)《時務通考》，82卷28冊，陳駿等編，光緒27年（1901），求賢講舍。
- (八)《萬國分類時務大成》，40卷28冊，錢豐輯，光緒27年（1901），上海文盛堂石印。
- (九)《分類時務通纂》，300卷6函48冊，陳昌紳編，光緒28年（1902），上海文瀾書局石印。
- (十)《新輯增圖時務匯通》，108卷32冊，李作棟編，光緒29年（1903），上海崇新書局石印。
- (十一)《萬國政治藝學全書》，380卷53冊，朱大文、凌廣颺合編，光緒20—28年（1894—1902），上海鴻文書局石印。
- (十二)《新爾雅》，1冊，汪榮寶、葉瀾編，1903年以前，上海明權社鉛印。
- (十三)《博物大詞典》，1冊，曾僕、徐念慈編，光緒33年（1907），上海宏文館鉛印。
- (十四)《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5冊，黃摩西編，宣統3年（1911）7月，上海國學扶輪社。
- (十五)《西學雕龍》，10卷2冊，管斯駿等編，光緒28年（1902），夢孔山房石印。
- (十六)《格致精華錄》，4卷1冊，江標編，光緒22年（1896）。
- (十七)《中外經濟政治匯考》，16卷16冊，江標編，光緒27年（1901）。

（另外有數種書，尚待研究，本文暫缺）



Initial Approach to the Encyclopedia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A Summary)

Zhong Shao-hua

This subject has long been remained a gap in professional research. The author tries to devote all the data of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nding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time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20th century, China published twenty odd kinds of synthetically encyclopedic books, which are not "Lei-shu 類書" (reference books with material take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arranged according to subjects). These books are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encyclopedia in layout and contents. Among them, the bigger one has hundreds of volumes and millions of words. The author explores comprehensively the sources, category,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s, editors, authors of preface and each item, and translators. There are also the author's comments on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ance" of these book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s data, these books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arch work. Furthermore they provide an important evid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and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cause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Up to now, as reference books, they still remain helpful and useful. The author holds that some of them should be announced for reprinti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